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高连营 ◎主编



非常的春天

FEICHANGDECHUNTIAN

每一发奋努力的背后，
必有加倍的赏赐。

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
笑音点亮了四面风；
轻灵，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。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非常的春天

主编：高连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数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/高连营主编,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2006.12

ISBN7-204-07897-7

I.开… II.高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13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968 号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主 编 高连营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发行电话: 010-87713181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275.725 印

字 数 4000 千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7-204-07897-7/I·1685

定 价 1192.00 元(全 40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总 序

文明的华夏,名人辈出,代代相续,千古人物。

成功、成名、成家,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。

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,谁不希望成功?谁不想到成名?谁不企盼成家?21 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:“成功从何处起步?成名的奥秘在哪里?成家的诀窍是什么?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?”

《开启未来》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。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,怀着眷眷深情,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,溯流而上,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,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,去追溯自己成功、成才、成家,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。

“沧海横流,方显出英雄本色”。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,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们高远的志向、顽强的意志、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,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。因此,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,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,领悟他们成功、成名、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,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

这些名人,他们的青春岁月,充满了苦辣酸辛,坎坷磨难或

经战火的洗礼,或历曲折的境遇,或扬逆水的风帆,或留奋斗的足迹……

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,有幸福的回忆,更有苦涩的泪水;有成功的喜悦,也有挫折的苦闷,更有失败后的反思。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,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,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,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。

这套丛书的文字,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,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;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,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、实感的迸发。因此读起来亲切、真实、自然,若汨汨清泉,沁人心脾。从他们的经历中,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,做人的道理,处世的艺术,成名成家的奥秘。

老者不复返,来者永远新。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,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,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。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,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,肩负重任,迎着风雨,用坚强的信念,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,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,走向未来,走向光明,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成功属于我,属于你,属于他,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2006年6月

目 录

长江,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	冯骥才 1
在全国盗版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	莫 言 4
他人——在 SARS 前后	张抗抗 7
非常的春天	谢 冕 15
男人的消极	陈 村 19
直面死亡	阿 来 22
美女难画唇	舒 展 29
尖叫的爱情和其他	冯秋子 37
并刀昨夜匣中鸣	李国文 46
黑客:刀锋上的行走	洪治钢 58
短信息的狂欢节	徐 坤 74
让经验拐个弯	刘醒龙 77
口音	荆永鸣 91
新女红	魏天真 102
天穹的漏	孔筱敏 115

归真	陈世旭	123
梦想女人(节选)	西 篱	133
光盘之寓言——一个冬日的多重解	张锐锋	146
论温馨	梁晓声	158
自由诗学(节选)	刘 恪	167
小脚与全中国男人的“性癖”	虹 影	182

长江，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

冯骥才

大坝已然筑成，长江蓄水在即。水位一旦升高，山川骤然大变。亘古以来，一切景观及传说即刻化为乌有，三峡也将不复存在；随之而来，却是一片全新的风景奇观出现在眼前。现在，我们谁也无法预想出这风光到底是何模样。但可以肯定，在升高到 170 米的水面上，那些最终没有淹没的山头峰顶，一定是千奇百怪，延绵千里，蔚为壮观。这是 21 世纪中国人“人造”的景观。世界上绝无仅有，人类史上也绝无仅有。而且这突如其来的景观没有人文历史，没有民间传说，连名字也没有。

于是一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？

我想，首先是沿江各省各市各县，先派出一拨拨人，乘着大船小船，把自己境内所拥有的一些浮岛式的山头进行考察。伴随考察，自然还有游览、探奇，照相。

现在人们的经济头脑都非常发达。马上就会发现这些浮岛和山头，是天赐的旅游胜地，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，是发财致富的绝好良机。这机会就看谁先抓在手里了。很快，整条长江就进入一个旅游开发的热潮。想想看，一千多公里的新天地，会有多么巨大的旅游吸引力。没来过长江的人要来看，以前来过长

江的人现在更要看。

于是,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,是给这些“新出生”的岛屿山头起名字。中国人大体属于形象思维的。喜欢像什么叫什么。于是“马头山”、“佛头山”、“奶头山”、“元宝山”,还有“棒槌岛”、“葫芦岛”、“母子岛”、“蓬莱仙岛”等等就全来了,说不定还会冒出一个“英伦三岛”呢。名字一定,就要邀请书法界名流或各级领导题写山名,不管写得好还是写得赖,名人有名就行,领导高兴就好。随即凿刻于绝壁,字愈大愈突出,描上红漆更显眼,显眼就能招引游人。很快这些水上奇峰有如大小商厦,带着花花绿绿的“广告”耸立在江面上。

依照现在旅游开发的速度,马上上马,说干就干。各种开发公司一拥而来。为了给这些野山野岭增加情趣,便大力制造“人文景点”。盖寺修塔,安佛立神;开山凿洞,设危造险。于是,一准会出现什么“神仙洞”、“一线天”、“飞来石”、“八步险”,还有“长江第一险”、“长江第一怪”。“华夏第一奇”。商家用语,言必“第一”。当然,还要请些文人,编造一些“民间故事”作为这些人造景点的依托。反正现在的旅游故事大多是伪民间文学。上述并非我凭空想出来的。单说长江的丰都鬼城不就是这一套吗?

为了旅游设施的配套,各种硬件设施一定也会大干快上。旅舍,餐馆,度假村,商业化的“明清老街”等等,一准全都会出现在这些荒山野岭上。想想看,我们连现成城市的个性都把握不准,谁去管这些“景点”所在地方的历史文脉。毋须多久,那种廉价的、享乐主义的现代建筑、粗糙的仿古建筑、舶来的小洋楼便会拔地而起。而且中国人喜欢求同,相互仿效,商品时代又是

什么流行干什么，很快——一条江上的模样差不多。

我们将这样地“创造”出神州大地上最大的人文景观。也是一种现代人文。粗鄙的！浅露的！娱乐化的！商业化的！

我们将把一条具有七千年历史的积淀深厚而迷人的长江。改变为一条浅薄的、庸俗的、旅游化的长江。我们真的会这样吗？

不要以为我坐在书桌前，胡思乱想，杞人忧天。只要我們到全国各地转转，看看当今“下边”是怎样开发旅游的，怎样胡乱地改造旅游资源——无论是历史人文资源还是大自然资源，我们就会深深地为长江担忧。

倘若如此，则必是一个文化灾难！

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使我心释然。因为对于“新长江”还没有一个文化法规。我们对未来的长江还没有任何文化设想。谁说可以阻止或避免我上述那种文化灾难的出现？

原载《随笔》2003年第3期

在全国盗版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

莫 言

主席先生,各位代表:

十分荣幸地受到邀请参加你们这次荟萃了全国盗版精英的大会。在我的猜想中,盗版者召开的会议,应该是在肮脏的小旅馆里,鬼鬼祟祟地开,但没想到你们的会议竟然在本市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召开,你们去机场迎接代表的车辆竟然是加长林肯和凯迪拉克。在我的心目中,盗版者都是一些衣冠不整、獐头鼠目的奸商,但到了这里一看,发现一个个都是衣冠楚楚、儒雅风流,分明是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嘛!

正如主席先生在大会的主题报告中所说,中国的盗版事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,在各位代表和广大盗版者的积极努力下,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,而且还将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。

主席先生在报告中英明地指出了,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,自古以来就有“窃书非盗”的观念。一个人去掏了人家的钱包,大家会鄙夷他;一个人拦路抢劫,即便没抢到多少钱,也会被认为是大案要案;但如果一个书商盗版了一本书赚了一百万,大家并不认为他是贼、是强盗;公安会冒着生命危险去破一个拦路抢劫案或是入室偷盗案,但很少见到公安把一个盗版的案子当大

案要案来破。当然也有一些极个别的例子。

主席先生在报告中,对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盗版事业提出了组织上和技术上的要求,这就是:建设全国性的、乃至全球性的盗版集团,用民主的手段选举产生各级领导班子,建立常设性的领导机关和信息中心,充分地利用现代通讯手段,建立自己的网站,筹办《盗版者日报》,交换信息,资源共享,互相帮助,共同提高。我相信,有了组织上的保证和技术的支持,你们的事业一定会更加壮大。主席先生在他的报告中要求你们,不要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诱惑,应该最充分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,提高盗版质量,要向制造出的赝品比真货还要漂亮的假烟酒集团学习,使你们制作出来的盗版图书比正版图书还要美观。你们要让利给读者,你们的书既漂亮又便宜,就会使正版书卖不出去,这样,看起来你们少挣了钱,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,你们就会挣更多的钱。而你们的钱越多,你们就会有更大的手笔,把更高级的干部团结到你们周围,争取到更大的生存空间。你们就会有更大的实力购买最先进的机器,雇用到最有天才的工作人员,制作更多更好的盗版书,赚取更多的金钱。直至把所有的官办出版社挤垮。

我在参加你们的大会之前对你们这些人恨之人骨,但听了几位代表的发言之后,心中的气不知不觉地消了大半。诚如代表所言,那些被屡屡盗版、对盗版者口诛笔伐的作家们——包括我在内,谁家里没有一大堆盗版的光盘?我们的书所以有人盗,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人买盗版书,这跟之所以是有人盗版光盘,归根结底是有人图便宜买盗版盘同理。我们在买盗版盘时

难道没想过,这行为也是在助纣为虐吗?我们在看盗版盘时想没想过那些电影制片人的利益?我们在使用盗版软件时想没想过软件开发商的利益?——代表们的发言让我十分惭愧,使我感到你们的事业很有点正义感。

这几天我一直在想,如果我是个书商,我盗版还是不盗版?听了主席先生和各位代表的发言,我终于明白了,如果我是个书商,我也要盗版。因为在中国盗版被抓住的几率就跟买彩票中大奖差不多,而盗版的利润又跟开机印钞票差不多,既然盗版几同于安全地印钞票,如果我不盗版我就是一个傻瓜。就像你们说的一样,盗版既给盗版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,又会促使出版社提高印刷质量,降低书价,这对广大的读者是有利的。盗版者会提供更加精美和便宜的出版物,这对读者更是福音。盗版者会使作家的作品更多地售出,扩大作者的影响,提高作家的知名度,这对作家也是一件好事。

在这次大会上,我见到了好几个原来就认识的人,其中有政府部门的官员,有官办出版社的工作人员,这让我大吃一惊又让我恍然大悟,原来“到处都是我们的人”啦!我已经明白,如果你们想盗谁的版,高山大海也难以阻挡。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敬意和畏惧,我在此宣布,感谢你们过去盗我的版,欢迎你们继续盗我的版。

祝你们的大会成功!祝你们的事业兴旺发达!

原载《文学自由谈》2003年第5期

他人——在 SARS 前后

张抗抗

早在阴冷的冬季,SARS 已在悄然行动,只是被人有意地漠视了;温柔的春天,SARS 突然袭来,来得凶猛无情;阳光灼热的初夏,SARS 似乎该走了,走得慢吞吞一步三回头。SARS 被人穷追猛打得累了怕了,便佯装成离开的模样得以喘息,这也许只不过是它玩的一个诡计,说不定哪天一个阴险转身,又会卷土重来。

我们无法知道它的去向——SARS 病毒是一个隐身的魔鬼,人的肉眼无法看见它。

那些惊悚的日子,我曾觉得 SARS 攻击人类致命的武器,就是把自己“最小化”了。

是的,平常的日子,我们普通的人,若是不通过医学检测,看不见 SARS 究竟躲藏在哪一个角落窃笑。暗处的 SARS 原本没有眼睛,但它对人的袭击却是又准又狠;它根本没有腿脚与翅膀,可它的传播与感染力度,却可迅捷致人于死地。

智慧却无奈的人类,在看不见的病毒面前,却终于看见了自己——也许这是非典给予我们惟一的“馈赠”。我们终于因此而发现了自己的短处,如果我们真的、真的愿意发现。

上世纪中叶曾被一度极端化了的中国式“集体主义”，自从在世纪末之前，逐渐分解以及还原为对个人和个体的尊重，初步建立起个人的权益保障系统之后，“我们”——这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使用频率极高的语词，已被更为普遍的“我”所替代。

我喜欢说“我”。也因此欣赏其他的那些“我”。如果没有“我”的确立、没有无数“我”的合作，“我们”必定是空洞、脆弱、空心化以至于不堪一击的。

然而，在“我”和“我们”之间，是以“他人”作为连接点的。

“我”因“他人”而成为“我”；“我们”因“他人”而成为“我们”。当“我们”过度地强化、放大“我”，而舍弃“他人”的时候，“我”便处于四面受敌的孤立无援之中。

SARS的突袭，也许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预谋。或者说，它与我们社会生活中潜在的已知病毒，进行了一场合谋演习。当许多人被不知来自何处的流弹击中之后，当京城四月飘飞的柳絮在没有哀乐的送别中，替代了无法到场的亲友们胸前的白花时，那个关键词犹如从枪膛中退出的一串串弹壳，铿锵落地；如同漫天飞舞的朵朵杨花，花絮中心那一粒极其微小而坚固的树籽——他人！

远在 SARS 到来之前，在我们国民的传统习性中，“他人”这一概念，更多情况下，只是一种被供奉的虚设牌位。我们的成语中曾有“以邻为壑”一词，可以佐证。有“只扫自家门前雪，哪管他人瓦上霜”的谚语，可以证言。即便在集体主义理想教育最为鼎盛之时，“他人”不仅未能成为国人的自觉意识，“他人”反而意味着告密、背叛、异己、危险、离间等等。这种专制体制下的

集体主义文化，终于导致了“他人即地狱”的严酷后果。闻“他人”而心颤，近“他人”而丧胆。也许正是由于对“他人”的恐惧，文革之后，“我们”迅速土崩瓦解，“我”自仰天长啸——而“他人”却不得不退出公众的视线，淡化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词，成为公民道德的模糊地带。

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人口的高速增长，造成生存空间的高密度化；人口压力长期形成经济发展与卫生保健的沉重负担；部分农村以及偏远地区的计划生育仍然阻力重重。“我”生我的娃，管你么事？在人口问题上，可有“他人”的意识么？

餐馆大肆收购、杀戮、烹煮野生动物牟取暴利；食客面不改色食用野生动物以饱“口福”或炫耀财富；官吏不惜以野生珍稀动物作为最高规格的宴席，“贿赂”上级领导为自己铺设升官晋级的阶梯——在这个破坏自然生态的“人链”中，可有“他人”的位置么？

长期以来，城市与乡村的公共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得到真正重视：办公室的脏乱差、公共场所的日常消毒防护、公共厕所的洗手设备、污水处理、生活垃圾等等。但公共卫生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心态，却有着惊人的共识：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在这些被忽略的公共卫生死角中，可有“他人”的概念？

日积月累的民众生活卫生习惯中，沉淀下多少恶习陋性——随地吐痰、随地大小便、随地抛弃果皮塑料袋，就餐分餐制、自助餐始终难以推行，酒后驾车、公共场所吸烟等等。“我们”的传统文化是“不患寡，患不均”——在这利益与灾祸均享均沾、“同甘共苦”的行为惯性中，可有愿为“他人”避免灾祸而

自控自律的一份责任感？

笔者在青少年时代，也曾干过诸如品尝野味、乱扔垃圾、用水清洗阳台而祸及楼下邻居的蠢事，至今想起来仍羞愧难当。时近中年后略有觉悟，主动打扫公寓楼公共楼道，为外人不解；外出郊游必将垃圾带回，受人嘲笑；每逢开会与不相识的人共同进餐，总是将大盘中的菜，用公筷先夹入自己的小盘而后食之，却每每遭同桌侧目……

忽然想起某城有一句流行百十年的市民习惯用语——你死脱，关我啥事体？在非典时期，终于发现这确实是中国国民典型的思维方式。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流行病看似横空出世，但病毒流行的条件，却是早就埋伏下了。

SARS之前的许多年中，我们似乎一直在无意中铺设着迎接它到来的无障碍通道。

SARS对此好像是心领神会。它在我们猝不及防之时偷袭登陆了。擅长隐身的 SARS 一开始几乎没有遭到抵抗，因而长驱直入跃抵京城。在它畅行无阻的最初阶段，它曾窥测方向环顾左右，一时寻不见太多具有“他人”观念之“他人”，却一眼扫尽许多个免疫力低下的“我”——

某些从疫区回原地的潜在病人，不仅不主动自我隔离，依然四处游走与友人交杯换盏“亲密接触”，将病毒传播他人；某些疑似病人坚决拒绝隔离，甚至殴打流调人员，导致多人被感染；某些人发烧咳嗽出现感染症兆，却抱着侥幸心理隐瞒病情继续出没于公共场所，结果害人害己；就在报刊电视台三令五